

壮族“神药两解”观念下的治疗实践

李 婧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神药两解”是壮族社会重要的疾病治疗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壮族居民的治疗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文章从对这一观念与治疗选择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壮族民间治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壮族、神药两解、治疗选择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2)01-018-004

一、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医疗

地域社会的医疗状况、居民的健康水平,不仅仅取决于当地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自然环境、地域文化背景、居民病痛观念等社会及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对治疗方式的选择,从而影响地域社会居民的健康状况。这些影响并不是单向度且一一对应的,而是互相关联交错,形成富有地域社会特点的医疗文化体系。

医学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病痛可能由生理、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人类处理病痛的方式也大相径庭。由此,治疗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不应止于某种特定的技术手段,而应扩展为一个具备了社会文化特征的多元文化体系^[1]。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对人类社会存在过的医学体系进行分类研究,将治疗方式划分为生物与非生物两大体系,用以区别西方与非西方大为迥异的疾病观。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George M. Foster)与安德森(Barbara G. Anderson)则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将非西方的病痛观又分为“自然论”与“拟人论”两类,以区分非西方世界疾病治疗观念中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2]。所谓“神药两解”,顾名思义,就是指用神灵及药物两种方式来解除病痛。这恰好对应了上述“拟人论”与“自然论”的

二元分类。这一治疗观念通常存在于世俗与信仰共生的二元认知体系之下,在中国的西南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普遍。它也为我们讨论医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线索,使我们从更宽泛、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与疾病治疗与病痛处理相关的各种行为。

英国人类学家兼医生里弗斯(William Hallam Rivers)是较早将医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医学是社会习俗与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认为应该从信仰的角度着眼去看医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3]。这一观点不仅仅将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出来,并且指出了从信仰入手进行研究的路径。仪式治疗则是沿着这一路径更向前走了一步。本文所要描述分析的仪式治疗方式,便是从信仰角度切入,且隶属于非西方拟人论体系中的一个治疗个案。

二、壮族“神药两解”的治疗观念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除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外,云南广南县及广东连州市也是我国主要的壮族分布地区。在广南县,壮族占全县总人口的近二分之一,与广西同属喀斯特溶岩地貌群。根据笔者在云南广南和桂林西北壮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医疗行为在云南与广西的壮族群体中都十分兴盛,且在很多方面具有共通之处。最明显特征的共通点即为壮族的“麽公”、“麽婆”这类

收稿日期:2011-12-01

作者简介:李婧(1983-),女,陕西渭南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壮族文化研究。

类似于“巫”或者“巫医”的民间治疗师的存在,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仪式治疗活动。

“神药两解”的观念在西方医学体系尚未大面积影响到壮族地区时就已经存在。当时“神解”,包括了通过祈求神灵、祖先等各种超自然力量以及请求各类神媒及神职人员帮助治疗。“药解”则是指壮族民间传统的治疗手段以及各种民间中草药、偏方等医药手段。而随着西方医学知识及医疗手段的传入,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神药两解”中的“药解”也逐渐被认为是去医院看病拿药。原属“药解”的民间医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作是不科学的医疗方法,有些甚至被归入“神解”的范畴。即便如此,“神解”的方式并没有在壮族社会消亡,“神药两解”的观念仍在很大范围内影响壮族人民的治疗选择,这也是仪式治疗行为在壮族地区兴盛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医疗技术水平及医疗资源的具体情况也对人们的治疗选择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整体上来看,不少地区医生数量和专业训练程度相对偏低,医疗水平相对落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些病痛采用“医解”的手段行不通的情况,人们自然就又会寻求其他的解决之道,而长期以来就存在于文化传统中的“神解”方式自然成为首选。

“药解”途径下对某种病症诊断明确且治疗手段行之有效,就少有人再去请“神解”。然而,即便是在“药解”的途径行得通的情况之下,人们仍旧对“神解”领域内的致病可能心存担心。如喀斯特地貌地区的水中含有大量的钙镁物质,肾结石成为喀斯特地貌地区人群的高发疾病。笔者的调查对象中患有肾结石的人近半,且近些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在医院被检查出患有肾结石的患者通常会根据医生的建议入院治疗,情况不严重者一般也遵医嘱吃药,并辅以医生建议的“跳绳”等运动。不过笔者的调查显示,一些患者了解肾结石的发病原理,医生给的治疗手段也很明确,但他们在遵医嘱的同时,仍旧请了仪式专家到家中来做小型的“治疗仪式”,帮助自己用仪式手段治病。而对于此举,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并非认为仪式治疗比医院治疗更加管用,但是可以“以防万一”,防止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使病情恶化,因此仍然值得一做。

三、壮族日常生活中的治疗实践

仪式治疗是将“神解”观念转化为治疗实践的最

常见方式。在壮族社会中,仪式治疗最常见于麽公或者麽婆的“解帮”仪式中。麽公、麽婆是存在于壮族社会的民间神职人员,充当着“巫师”或者“巫医”的角色。其主要职能是帮助村民治病驱邪、消灾避祸。壮人请麽公解帮的原因多种多样,或者是家中有人生病,或者是家中有牲畜生病,或者是因为家中连逢灾祸,或者是因为触犯了某种乡土禁忌。不论是哪种原因,请来麽公时,麽公通常都会通过一些相类似的仪式来达到治疗祛邪的目的。通常这类仪式规模都比较小型,主要通过念诵经文、抽签打卦、交感顺势、使用替罪羊等各种方式来进行,持续时间不长,基本都在一个小时左右。且不同的神职人员所采用的方式也大相径庭。

在云南广南阿科乡某麽公替人治疗的例子中,治疗过程包括“诊断”和“治疗”两个部分。其治疗过程大致如下^[4]:

将病人的衣服平铺在地上,用一根线将剪刀拴起来,提着线将剪刀吊置于衣服上方,看剪刀是否晃动。如若剪刀晃动,那么就说明病人的病因的确出自这里。此处是犯了八宫^①,每一个宫都有一个对应的神仙鬼怪,对某一宫的触犯,就是对镇守的神仙鬼怪的触犯,这就是致病的原因。接下来需要根据病人的性别、年龄来进行推算其究竟是犯到了哪一宫。这一步骤需要借助手掌的关节位来辅助完成的。一般推算都用左手。人的每根手指有三个关节,加上指尖作为端点,每根手指被分为三个区域,掐算就从这些关节点和区域的排列与天干地支和八卦八宫的关系而来。如图1所示,实线箭头所指示的是左手掌关节与十二地支之间的对应关系;虚线箭头指示的则是左手掌关节间区域与八宫之间的对应关系。十二地支的顺序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八宫的顺序则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用八宫进行推算,需要以病人的性别和年龄为根据。从“乾”宫开始,男性顺时针旋转,女性逆时针旋转。整数的年岁要隔一宫延续,零的年岁要挨着顺序延续,这样一直转到病人的实际年龄为止,落到哪一宫即是犯了哪一宫的鬼神。如一位男性病人是43岁,那么从10数起,“10、20、30、40”,分别对应“乾、艮、巽、坤”宫。紧接着继续顺时针转下去,零的年岁依次从1到3延续,为“兑、乾、坎”。那么,很明显,最终43岁落在了“坎”宫,那么说明这个人犯了“坎”宫的神仙鬼怪。

知道了犯到了哪宫的鬼神,就有相应的经

^① 云南广南阿科乡农姓麽公诊断病情时最常用的解释,出自于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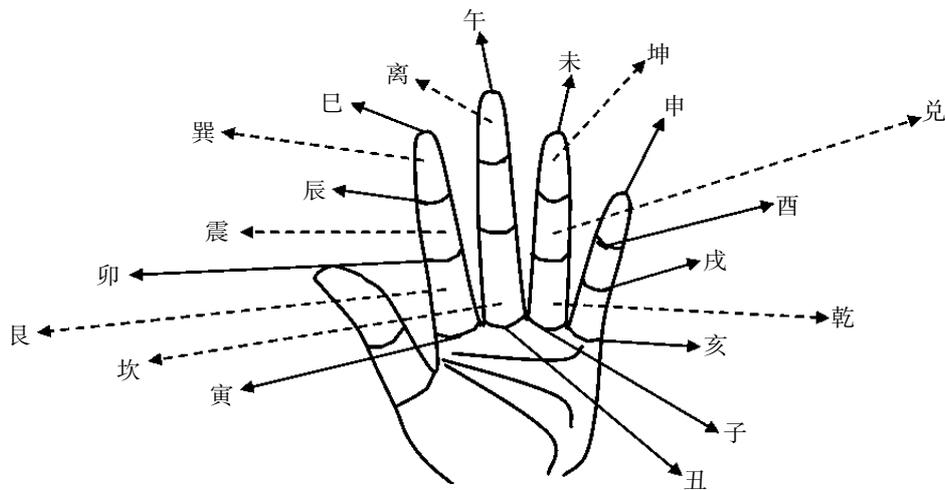


图 1 左手掌关节与十二地支、八宫的对应关系

文记录八宫分别对应的鬼怪和相应的解决办法,查阅照做即可。

- “乾宫驛马倒天伤羊刃
- 坤宫三断桥大运大限建桥
- 艮宫棺木郎桃断桥
- 巽宫落马八煞造桥
- 震宫天罗枷锁
- 兑宫天罗枷锁
- 坎宫限到罗地纲造纲
- 离宫驛马天伤阳刃造桥”^②

“建桥”、“造桥”是指除了要需要麼公念经驱鬼之外,还要做的事情就是至少象征性的建一座桥。比如说在田间的水沟上搭一块木板,方便人们过往之类。而如若没有这些字样的,就只念经或者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坎”宫就只需要念经即可。

如若剪刀并没有晃动,那么则说明病人的病不是因犯到了八宫而起。那另外还有多种可能。一种可能只是生理上不适而未有碍,但这种几率很小。另外最常见的两种,是犯了“家鬼”或者犯了“客鬼”^③。

犯了“家鬼”一般问题不大,是因为对家中祖先不敬、祭拜不及时等等,惹怒了家鬼;或者是祖先太想念自己的后嗣了。这样一般只要念一下经,然后好好祭拜一下祖先就可以祛除病痛了。然而若犯了“客鬼”则比较麻烦了。首先,要记住生病第一天的日期。寻着麼公之后,将日期告知麼公。一般情况下,麼公会根据万年历上对照出那天的甲子,然后对

照手抄经书的记载,寻找出病人所犯鬼怪。六十甲子,每天对应一个鬼,一共有六十个,被称作“看病吉凶六十花甲”。

无论是犯八宫还是犯客鬼,麼公治疗处理的方式大致相同,即通过各种仪式工具、牺牲贡品以及仪式上的诵经、打卦以及各种象征手段将鬼怪击退,将病人身上“不干净”的东西赶走。仪式的主体部分主要集中在这一环节,过程则主要是念诵经文,且大量运用了各种象征符号及手段。如麼公会用茅草和宣纸扎小人象征五鬼,最终将其烧掉,象征着附于病人身上的鬼被赶跑;而口中念咒语,且用手拍打病人衣服的行为,象征着对附于病人身上的鬼神进行压迫或役使,目的仍是希望其能脱离病人的身体。这些象征性元素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病人的心理和身体,有时确实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很多专家学者将这种影响归为心理上的象征治疗方式。

与云南壮族的仪式治疗方式有所不同,广西壮族的麼公一般只负责治疗部分的工作,诊断的工作通常由麼婆或者一些算命先生完成。病因则为犯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煞,这类关煞有三百六十种之多,涵盖了壮族居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有些是关于驱邪祈福的,大部分则是关于治病医疗的。麼公们作为仪式治疗的治疗师,也并不赞成病人仅寻求他们进行仪式治疗的方式解决病痛。一般小病或者常年的痼疾,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人们才会请他们帮忙解,大病、急病的首选则一般都会送医

② 源自笔者所访问的主要对象,农姓麼公所用的经文。

③ “家鬼”,意译过来的汉语说法,状语发音为[fang za],指在家中正常死亡之后变成了灵魂(鬼)的,也就是常说的祖先,一般都是保护庇佑家人平安的;“客鬼”,状语发音为[zang za],指死在家外(也包括死在医院)的先人的灵魂,以及其他草野之间的孤魂野鬼妖魔鬼怪等,一般都是给家人带来灾难的。

院。所谓“小病”的症状也就是偏头痛、乏力、昏睡不醒、没有精神等诸如此类的症状,医院查不出病因,吃药又不见好转的病症,多与健康状况与精神面貌有关。也有一些情况是医院治不好或者说效果不明显的大病,人们通常都会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同时,请麽公来解。

事实上,更常见的情况是,不仅仅限于神药两解,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治疗,已经成为壮族居民自然而然的病痛处理方式。人们采取的方式往往不仅止于去医院或者寻求仪式治疗,还包括寻找民间偏方,上寺庙烧香祈祷等多管齐下的治疗方式。凡在自身文化认知体系中所能想到的致病因素,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的,无论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都会采取相应的方式进行筛选和排除。

四、小 结

“神药两解”作为一种治疗观念,指导并影响着壮族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治疗实践。这一观念并非仅存在于壮族社会当中,而是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5-6]。其他地区,即便没有此种说法,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治疗观念。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有“神药两解”的观念,主要源自于壮族居民对病痛起因的认识。壮族居民认为除了身体本身机能的问题会引发病痛之外,存在于无形中的神仙鬼怪、具有超能力的灵媒的恶意攻击、某种违反禁忌的行为等都可能成为引发病痛的原因。医院只具备检查治疗身体机体病痛的能力,而是否触犯神鬼等一类的病因则只能通过巫医来解决。当无法确定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病因引发了病痛时,“神药两解”的方式则成为通行的治疗方式。不少经典民族志中,也有仪式治疗的相关案例,例如埃

文斯·普里查德所记录的阿赞德人,他们对巫医信奉有加,用毒药神谕来判断病因,并通过相应的仪式消除自己身上的病痛。在阿赞德人的观念中,导致身体上的病痛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巫术导致而非生理上的自然反应^[7]。

对仪式治疗手段的选择体现了人们认为鬼神存在且会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的观念,仪式性治疗通常都预设病因是鬼神的影响,这一点从麽公的仪式诊断中也可以看出。“不当”行为触犯鬼神致病,从而寻求仪式治疗,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或心理上的生病与治疗过程。这种致病观念与地域社会的世界观、鬼神观、社会道德规范等都紧密相关,又综合影响了人们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 张 宁, 赵利生. 三十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2): 123-130
- [2] 徐义强. 近 30 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J]. 思想战线, 2011, 37(3): 124-130
- [3] 张有春. 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 [J]. 民族研究, 2009(2): 57-66
- [4] 李 婧. 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 [M]//王建新. 广南阿科—云南广南县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377-430
- [5] 巴莫阿依. 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治疗(上)[J]. 宗教学研究, 2003(1): 37-44
- [6] 刘志扬. “神药两解”: 白马藏族的民俗医疗观念与实践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 29(10): 14-21
- [7] (英)埃文斯·普里查德.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M]. 覃俐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83-101

Zhuang peoples' practice of treatment in the notion of two solutions by God and medicine

LI J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wo solutions by God and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treatment in Zhuang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diversifies Zhuang people's treatment practice. The article tri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treatmen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by treatment choice.

Key words: Zhuang nationality; two solutions by God and medicine; treatment choice